

《海烈妇传奇》作者、本事与序跋辑考

郭 英 德

《海烈妇传奇》，现存清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梅花庵刻本，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部（索书号：107935）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室（索书号：863.67/3423 09260）（下称“文学所本”）、上海图书馆（索书号：线普 432504-505）、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图书馆（存上册，索书号：夕羊戏 140.61/940.3，善本 10209）（下称“戏曲所本”）等。内封分行题“道光辛丑仲秋刊”、“海烈妇传奇”、“梅花庵藏板”。正文首页题“海烈妇传奇”，署“樊圃老人评”、“徐不乡后人撰”，版心署“梅花庵”。凡二卷，卷首一卷。国图本为吴梅旧藏，有“癸庵”阳文方章及吴氏后人捐赠章，上、下卷各十四出，凡二十八出，首有《楔子》。文学所本、戏曲所本上卷，第七出《丑泥》有目无文，第六出《甘钧》末双行小字注：“二十五页至二十八页，第七出《丑泥》，是舟人妇出场过文，中有秽语，故抽毁之。”此注亦见于国图本页 24a 末行，但国图本“二十五页至二十八页”存，与通本行款、字体悉同。可知第七出同时付刻，国图本为初印本，故保存完好，后印时或予“抽毁”。

一、作者与本事

《海烈妇传奇》刻本卷首页 7a-10a，载《海烈妇传奇自序》，末署“康熙九年八月二日徐不乡后人书于三影堂”，版心署“沈序”。据此可知，作者“徐不乡后人”姓沈。

刻本卷首页 41a-41b，录《海烈妇祠堂歌》，题下署“太仓沈受宏字台臣，号白潞”，末载蒋文勋跋语：

余初得《海烈妇传奇》钞本，上题：“洄溪先生秘本，无刻，后人珍藏勿失。”按洄溪乃吴江徐灵胎先生之号也。而传奇不著撰述人名氏，序传亦讳而不著，但云某老人而已。既而见书脑中序传悉有一姓。今昆山潘饭香先生寄示太仓叶君涵溪手钞《海烈妇祠堂歌》，及陆桴亭先生《海烈妇传》。按《歌》乃太仓沈敬亭先生封翁白潞先生所作，《歌》中有“昔我曾有乐府作，摹写烈妇情依稀。梨园子弟一回奏，满堂观者泪交颐”之句，则传奇亦封翁笔也。敬亭先生名起元，字子大，康熙六十年进士，官至直隶布政内转

光禄寺卿。其政绩操行,详彭尺木先生《二林居集·名贤事状》。封翁名受宏,字台臣,白溇其号也,隐居教授,殉祠乡贤,有《白溇先生集》行世。陆桴亭先生集中《海烈妇传》,较之原本陆传,一字不差。乃补刊《祠堂歌》于卷首,并识其来由云。

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二日蒋文勋记。

《海烈妇传奇》刻成于道光二十一年仲秋,次年七月,蒋文勋补刻《海烈妇祠堂歌》,并作跋语。据此可知,《海烈妇传奇》作者为沈受宏,字台臣,号白溇,别署徐不乡后人,太仓(今属江苏)人。生于清顺治乙酉(1645)正月十八日,卒于清康熙六十一年壬寅(1722)三月二十日,享年七十八岁,生平事迹详见沈起元《敬亭文稿》卷三《乡贡士候补儒学教谕待赠翰林院庶吉士显考白溇府君行述》^①。受宏父衍应,字麟趾,生于明天启二年(1622),卒于清康熙六年(1667),诸生,入清不仕,以授徒为业,传见沈受宏《白溇先生文集》卷三《麟趾公家传》^②。受宏少有才名,从吴伟业学诗法,兼长诗文。康熙三年拜同里盛敬(1610-1685)为师,并从乡贤陆世仪(1611-1672)、陈瑚(1613-1675)、江士韶等讲道论文。然屡试不第,康熙十八年入贡补博士弟子,卒困于省试。以授徒为生,尝挟策远游。著有《白溇集》十卷,现存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^③;另有清康熙四十四年刻增修本,十二卷^④;《白溇先生文集》四卷,现存清乾隆三年(1738)沈起元学易堂刻本^⑤。沈受宏子起元(1685-1763),字子大,号敬亭,清康熙六十年进士,传见《清史稿》卷三六〇、《清史列传》卷七五。

《海烈妇传奇》以江苏常州一起真实案件为本事。清康熙六年(1667),徐州书生陈有量,偕妻海氏,投亲不遇,流落常州,暂居毗陵驿。邻居酒家杨二,觊觎海氏美貌,故贷银钱给有量,并与有量结为兄弟。杨二往来陈家,乘便调戏海氏,被拒,怀恨在心。此时运河水涸,漕运粮船暂泊毗陵驿。有凤阳卫旗丁林显瑞,掌漕船,与杨二交好。杨二引显瑞窥海氏,显瑞垂涎美色,依杨二之计,聘有量为船上书算,并许附船带陈氏夫妇回徐州。及有量夫妻登船,显瑞乃遣有量前往苏州,置办绳缆。显瑞令人持银钱引诱海氏,未能得逞,于是乘夜强入海氏舱房,欲行强奸。海氏大呼“杀人”,声惊邻舟,显瑞仓皇逃出。海氏悲愤难忍,投缢自尽,时为康熙六年正月二十七日,年仅二十一岁。显瑞将海氏尸体藏匿米舱中,贿水手蓝九廷,令往苏州刺杀有量。蓝九廷仗义,首告于常州府推官朱士达。朱士达命府经历缪明缉拿林显瑞,于米舱中搜出海氏尸体,见海氏上下

①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8辑第26册,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清乾隆十九年(1754)刻增修本,第133-136页。

②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38册,齐鲁书社1995年影印清乾隆三年(1738)沈起元学易堂刻本,第80-81页。

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室藏(索书号:集H260/3432)。

④上海图书馆、复旦大学图书馆、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、湖南省图书馆等藏。

⑤北京大学图书馆藏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38册影印。

衣裳皆连缀密缝,显为拒奸自尽。显瑞贿官翻案未遂,依法论斩。杨二亦捕获,被众人群殴,死于狱中。常州府士民倡立烈妇祠于常州西门外,题诗凭吊。

此案发生后,武进县令黄光业始作传记。董以宁《陈烈妇祠记》云:“于是摄令黄公序其为作传以传。”^①董含《三冈识略》卷一《海烈妇》亦云:“毗陵令黄光业为之记。”^②按:黄光业,字序其,湖北荆州人,贡生,清顺治十七年(1660)为常州府经历^③,康熙初年摄武进县令。丁宿章《湖北诗徵传略》卷三十二载:“黄光业字序其,号云庵,贡生。光业少受业于徐侍御养心,极器重之。崇祯己卯、庚辰间,汇其诗为《杞吟》,感时忧愤,居然《离骚》之遗。顺治初,官常州府经历,旋罢归。工填词,有《白楼子》、《赤脂剑》、《海烈妇》等传奇,梨园子弟称为曲子相公。诗为《黄云安集》,悲凉激楚,不忍卒读。”^④传中云黄光业“顺治初,官常州府经历,旋罢归”,与其宦历不符;云黄光业亦作有《海烈妇》传奇,但黄剧未见流传。黄光业所撰传或记,或即《武进县志》所录《海烈妇传》,见《海烈妇传奇》刻本卷首。此传叙事颇为简捷,绝少虚饰,当最接近于事实。

现存于世的海烈妇传记,尚有陆世仪(1611-1672)《海烈妇传》^⑤、陆次云(清顺治康熙间人)《海烈妇传》^⑥、李长祥(1612-1679)《陈烈妇海氏传》^⑦、方孝标(1617-1697)《海烈妇传》^⑧、任源祥(1618-1675)《烈妇海氏传》^⑨、周簪(1623-1687)《海烈妇传》^⑩、董含(1624?-1698后)《海烈妇》^⑪、宋起凤(清顺治康熙间人)《海烈妇》^⑫、王元烜(清康熙间人)《海烈妇传》^⑬。此外,

①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7辑第24册,影印清康熙二十九年(1690)书林兰荪堂刻《正谊堂文集》。

②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子部第4辑第29册,影印清钞本。

③于琨修、陈玉瑾纂:《康熙常州府志》卷十三“职官上”,第62A页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》第36册,影印清康熙三十四年(1695)刻本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1年。

④丁宿章:《湖北诗徵传略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707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清光绪七年孝感丁氏涇北草堂刻本,第637页。

⑤《桴亭先生文集》卷六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1398册,影印清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唐受祺刻《陆桴亭先生遗书》本,第522-525页。

⑥《北墅绪言》卷二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第237册,影印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)宛羽斋刻增修本,第336页。

⑦《天问阁文集》卷一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11册,北京出版社2007年影印民国间刘氏《求恕斋丛书》所收本,第163-164页。

⑧《光启堂文集·传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405册,影印清康熙间刻本,第592-593页。

⑨《鸣鹤堂文集》卷七,清光绪十五年(1889)刻本,第51a-52b页。

⑩余霖辑:《采山堂遗文》卷下,民国间刻本。

⑪《三冈识略》卷五,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子部第4辑第29册,影印清钞本,第691-692页。

⑫《稗说》卷二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:《明史资料丛刊》第2集,江苏人民出版社,1982年,第56-57页。

⑬海烈妇祠石刻,见《海烈妇传奇》卷首,第25a-28b页。

姜埰(1608-1673)《敬亭集》卷一《烈妇诗》、彭孙贻(1615-1673)《茗斋集》卷十三《海烈妇行仍用朱张韵》、彭定求(1645-1719)《南畝诗稿》卷八《海烈妇祠行》等诗之前,均有序,长短不一,记叙海烈妇事迹,亦相当于一篇传记。海氏事迹亦收入赵尔巽等《清史稿》^①。

按:朱士达,于琨修、陈玉璠纂《康经常州府志》卷二十一“名宦”有传,云:“朱士达,潜江人,顺治己亥进士。居官严介,不苟言笑。监兑时,运弁肃然。其发觉旗丁匿海烈妇而毙之一事,人以为神。”(页31a)顺治己亥,即顺治十六年(1659)。又按同书卷十三“职官表上”,记朱士达,湖广人,康熙四年(1665)任常州府推官,六年(1667)奉裁回籍(页46a);繆明,北直人,康熙二年(1663)任常州府经历(页62a)^②。

冯景(1652-1715)《解春集文钞》卷二《义士蓝九廷序》,记康熙三十五年丙子(1696),冯景于清和坊避雪,遇山东义士蓝九廷,为之作序^③。

《海烈妇传奇》大率据实编排,敷衍而成。剧中第二十六出《建祠》,叙常州医士朱以瑞倡立烈妇祠,常州前进士赵继鼎,率其子申乔,倡始瞻拜,此可补诸传记之阙。按赵继鼎(1607-1673),字取新,号止安,武进人,明崇祯十三年(1640)进士,官至兵部车驾司主事。入清后,为避家难,遗世远举,缁衣访道,渡江而北,变姓名,以推命、卖卜、课徒为业。顺治九年(1652),返回故里,抑郁成疾,杜门自放,毅然以师道为己任,自称“江南老教书”。传见赵申乔《赵恭毅公剩稿》卷四《先考前兵部主政止安府君行述》^④。赵申乔(1644-1720),字慎旃,号松伍,武进人,清康熙九年(1670)进士,官至户部尚书,谥恭毅。《清史稿》卷二六三有传。

二、序跋

《海烈妇传奇》刻本共有六篇序跋:卷首五篇,依次为戈载撰《重刻海烈妇传奇序》,樊圃老人《此丈夫题辞》(版心署“盛序”),林屋洞山樵笔《此丈夫题辞》(版心署“董序”),庄溪老人《海烈妇传奇小序》(版心署“王序”),徐不乡后人《海烈妇传奇自序》(版心署“沈序”);卷末一篇,蒋文勋《海烈妇传奇跋》。

《海烈妇传奇》刻本卷首“目录”,于“盛序”、“董序”、“王序”、“自序”及“陆传”(即陆世仪《海烈妇传》)之后,注云:“以上序传,悉依原本,以下传记,从各志乘集录。见闻浅近,无从搜采,尚冀博雅君子,于前贤诗文中,遇有

①《清史稿》卷五百十一列传二九八《列女传》四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14177-14178页。

②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》第36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1年,影印清康熙三十四年(1695)刻本。

③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718册,影印清乾隆间卢氏刻《抱经堂丛书》本,第397页。

④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44册,影印清乾隆二年(1737)赵侗敦刻本,第513-520页。

纪事之作，钞录寄示，以俟续刊。”据此可知，“盛序”、“董序”、“王序”、“自序”悉载原钞本之卷首，蒋文勋系据原本刊刻。

此六篇序跋，蔡毅《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》（齐鲁书社，1989年）、吴毓华《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》（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90年）二书均未收录，兹一并彙录于下。

1.《重刻海烈妇传奇序》

《海烈妇传奇》，何为而作也？海氏之烈，坊表则旌于朝，祠墓则著于乡，存其略则载之于志乘，慕其风则吊之以诗歌，叙述则有传有记，标题则有额有联，其散见于杂录诸书者又详且悉，则烈妇之烈，凡海内士大夫有不哀悯之、钦敬之、嗟叹之、赞扬之耶？似传奇可以不作矣。不知哀悯其志，钦敬其操，嗟叹其遇，赞扬其名者，止在于士大夫耳，至愚夫愚妇而知之者鲜矣。即一时有知之者，阅世而知之者鲜矣；即一郡有知之者，易地而知之者鲜矣。天下之愚夫愚妇，倍多于士大夫，不啻什伯千万，要其礼义廉耻、孝弟贞节，未始不与士大夫同具此心，不有以感动之则不知劝戒，不有以激发之则不知奋兴。而讲良知，论名节，原所以激发天良，奋兴流俗，然而顽者或甘于自弃，愚者且懵然不觉，仍不能感动之、激发之也。于此而欲通达乎世俗，历古今，周远近，无不家喻而户晓，非传奇不为功。

今夫传奇者，传其奇也，非徒为悦耳目，娱性情也。自世之人以悦耳目、娱性情为尚，而鼓吹风月，藻缋烟花，在观者非不新奇可喜，无如其人其事皆属子虚乌有，此传奇之伪者尔。今《海烈妇》则不然，所叙之人实有其人也，生旦净丑不必增添也；所叙之事实有其事也，离合悲欢不必装点也。传此奇人，传此奇事，真情真景，曲尽描摹，面目如生，肺肝如见，挽回乎世道，维持乎纲常，将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于是乎劝戒，于是乎奋兴，所谓哀悯之、钦敬之、嗟叹之、赞扬之者，不仅在于士大夫，而凡愚夫愚妇靡不皆然矣，则传奇之功，岂浅鲜哉？

虽然，是书作于康熙初年，已历一百六七十载，何为至今日而始显乎？则幸有蒋君胥江，发潜德之幽光也。蒋君修习禅那，喜于为善，善之所在，每乐为之。又喜选刻善书，凡得佳本名作，往往重登梨枣。今《海烈妇传奇》之刻，是为广戒贪淫，唤醒迷途，其为功德，实亦不少，岂独表扬贞烈而已哉！而烈妇之墓与祠，在常州西门外龙嘴上，予往来淮阳间必由之路，向年曾未之睹，今春始见之，则又蒋君为之修葺也。且志乘、诗歌、传记、联额，以及散见于杂录诸书者，亦皆蒋君所勤搜博采，编之卷首。蒋君诚天下之有心人乎？烈妇可传，烈妇之传奇可传，而重刻是传奇以传之者，亦可传矣。予故乐得而序之。至填谱制词，情文相生，徵羽悉协，在作者殚精竭虑，有自序详言之矣，兹不赘云。时道光二十有一年岁在辛丑孟冬之月吴县戈载撰。

按，戈载（1786-？），字顺卿，一作润卿，号宝士、弢甫，书斋名校词读画之

斋。吴县（今属江苏苏州）人，一作元和（今属江苏苏州）人，诸生。工隶书，写意花卉，设色冶逸可喜。尤善写梅，疏枝繁蕊，得王冕法。著《翠薇花馆词》。传见俞剑华编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》^①。

2.《此丈夫题辞》

原夫传奇之尚，非止以娱性情，亦所以备劝戒也。古本之至今传者，大约孝节义为多，往往排场搬演，能令人喜乐，能令人哀怒，里巷之夫，志为美谈，则其事秘人，遂因之以不朽。然或事凭臆造，人属子虚，虽复感物动情，不足为贵。即古来实有其事，实有是人，而作者务求工巧，欢人眺听，未免补缀秕僻，纷舛是非，君子犹有憾焉。昆陵驿海烈妇一事则不然。烈妇以贫薄羁旅，迭遇无良，虽智足以知人，而所天实闇，堕人术中，致遭排连，遂乃啜喰齟齬，矢贞自裁。所幸义侠廉平，一朝辐辏，罪人斯得，枉魄繇伸。尔时烈节动天，不觉义声震地，建祠营葬，哀挽旌扬，上自崇台，尽于编户。生前之苦，烈妇云极，死后之荣，烈妇亦云极矣。奇事奇人，有裨于纲常风化者不小。传奇之作，其能已乎？

且为屈指数之，海氏尚矣，若夫渠凶宿狡之林显瑞，膏唇输计之杨二，履谜风淫之两稍婆，皆阴贼著于心本者也。至于蓝九廷之跳身发奸，缪经历之却金执法，朱司理之秉公具讞；而建祠首义，则有医士朱以端，投章吊唁，则有贤绅赵止安先生父子，洎诸生王君麟、徐叶采、王伟仙辈，生成一部梨园，作者正不必假一曲笔，请一无是公矣。是编本其自然，组织完善，此其所以足贵也。馀不乡后人者，弱冠高才，以食跖余功，试雕龙之技，据膝持颐，干思涸虑，刻画此十数人面目，搜剔此十数人神髓，譬如善写生者，秋卉春华，并得真景。以是劝戒，直当使人移易性情，岂止喜乐与怒哀已耶！

宪副李石台先生，西江贤者，其所以旌表妇曰：“此谓丈夫。”盖贫贱不移，威武不屈，烈妇洵女中之大丈夫也。是编以《此丈夫》颜之，即本石台先生之意云。

樊圃老人题。

按，此序刻本版心署“盛序”，作者为盛敬（1610-1685），字圣传，号寒溪，别署樊圃老人，私谥贞介。太仓（今属江苏）人。入清不仕，授徒为业，笃传理学，与同里陆世仪、陈瑚、江士韶并称四先生。传见沈受弘《白谿先生文集》卷二《寒溪先生墓志铭》^②，《海烈妇传奇》署“樊溪老人评”，则全书评语亦为盛敬所作。

^①俞剑华编：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》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33页。

^②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38册，影印清乾隆三年（1738）沈起元学易堂刻本，第63-64页。

3.《此丈夫题辞》

妇人而丈夫耶？烈则妇人而丈夫，不烈则丈夫而妇人。海氏之为丈夫也，烈也；其烈也，性也。使氏而有势，则为朱序母，得以坚壁捍敌；氏无势，有财，则为巴寡妇，守先业自卫，人不敢犯，始皇亦以为贞妇而客之；氏无其财，有力，则为庞娥亲，白昼相遇，马上夺刀，斫讎人而毙之；氏又无其力，所为氏者极难。秉少君孟光之德，而从牛衣涕泣之夫，亦何事可为？虽其智预知长之不可行，识林杨二贼之恶，料夫去后之必死，乃不肯躊躇审顾，从容定计，如孙翊妻、申屠氏，为贼所劫，佯许之，徐为之图，终必杀之，而独仓皇急迫，自陨其生者，无他，蓬窗灯火，孤身枕衾，千里一妇人耳。何恃，恃有性耳。冰心玉骨，强暴之来，目不能视，耳不能听，口亦不能言，郁勃无诉，愤懑中发，隐忍不得，徘徊思算不得，奋然而起，一死尽之。呜呼！念决片刻，义立千秋，妇也，丈夫也！一宵不寐之泪，可比嵇侍中之血。高呼晋贼之声，可拟颜常山之舌。进肉糜而坚拒之心，无异十九年啗雪、七日不食之心。掷黄金于淫姬之面，不啻暮夜四知。直唾骂古今来贪禄爵，恋货宝，积贿自焚，赃污狼藉之人。且也，吾意此夜，内外衣裳密缝细緘之针，从悲恨怨怒中来，锋芒百尺，必将化作徐夫人匕首，令红线女、隐娘辈掌之，于人丛中，取不忠不孝不弟、无节义寡廉耻之徒之头而枭之，然后乃大快人心。其《此丈夫传奇》之谓乎？试问诸三影堂主人，主人曰：“然。吾固愧天下之丈夫而妇人者。”

林屋洞山樵笔。

按，此序刻本版心署“董序”，未详其名。沈受宏所交董姓友人，有武进董以宁（1929-1669）、董元恺（约1630-1687）兄弟。董元恺撰《铜虎媒传奇》，沈受宏为之作《铜虎媒传奇序》^①。沈受宏《答董舜民书》云：“仆今年二十有五（中略）。若足下所著传奇，岂待仆序，仆即序之何加焉？足下岂欲得其文，观其可教否耶？书对奉命，书一言直道所见。其词过激，足下观之何如也。”^②据此，沈氏《铜虎媒传奇序》当作于康熙九年（1670），正是沈氏撰《海烈妇传奇自序》之时。然则林屋洞山樵或即董元恺？录以待考。董元恺，字舜民，号苍梧生，武进（今属江苏）人。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举人，次年即罹“奏销案”被黜，于是遍历南北，放浪江湖。著《苍梧词》十二卷^③。

3.《海烈妇传奇小序》

予初读《海烈妇传奇》，名之曰《三异记》。其后王太常更其名曰《此丈夫》，今从之云。曷言乎异？事有出乎常情之外，则异也。曷言乎三异？妇

①《白谿先生文集》卷一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38册，第41-42页。

②《白谿先生文集》卷二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38册，第51页。

③刘夕媛：《董元恺苍梧词研究》，第一章《董元恺生平考述》，第2-5页。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8年。

人水性，见金夫，不有躬，人情乎；海氏以营卒之女，微末已甚，而矢志清白，能拒豪淫之挑，甚至捐躯以殉，七十日启棺，颜色如生，不亦异乎？见利忘义，望势气慑，人情乎；蓝廷以役夫贱子，衣饭靠人，为能不爱金钱，啖以厚利不顾，而反能昭雪其事，不亦异乎？秉钺大臣，辇金贿嘱，则人可杀也，法可诎也；繆明以一命之微，能挥暮夜之金，而又能正言谏论，激扬当事，俾淫夫立正厥辜，贞女之幽魂不至夜台饮泣，不亦异乎？有此三异，是乌可以不传！

试观肖像建祠，楚些哀挽，捐金助饷，木石如山，河干之庙，不日告成。苟非精诚之至，有以动天地，泣鬼神，曷克臻此？予尝游览江上，曹娥有碑，露筋有庙。曹娥一巫者之弱息，露筋一逆旅之孤雏，节孝惊天，千秋不朽。海烈妇祠，自当与二者并垂天壤，断不诬者。窃怪世道波靡，人心不古，风雅坛坫，鬼魅陆梁，子虚乌有，肆为不根，长傲诲淫，莫为此甚，祖龙一炬，宁可少乎？兹真情实事，耳目所及，写景描情，演为剧本，虽不能绝去科诨，大足廉顽起懦。况本色填词，官商无舛，世不乏顾曲其人，自多元赏。

庄溪老人题。

按，此序刻本版心署“王序”，作者为王育（1593-1680），字子春，号石隐，晚自号庄溪老人。江苏太仓人，为沈受宏外祖父。入清，隐于医，明理学，工诗。传见沈受宏《白谿先生文集》卷二《外王父庄溪先生石隐王公行状》^①。

5.《海烈妇传奇自序》

《海烈妇传奇》之作也，始于康熙六年之五月，成于七年之正月。常欲为一言序之，未遑也。越三年，发篋得其书，若有不能已于心者。而序之曰：

予观古之所谓立言者，左丘明、司马迁、韩愈、苏轼之徒，至于今，盖千百年，其所为文，播传天下，学士大夫，推许尊奉，必以数人为能。夫古之时，岂惟此数人为文哉？然而能者，惟此数人，彼固得其道者哉。孟子曰：“梓匠轮舆，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”文之道，发于天机，原于人情，极于万事万物之变，曲直纵横，抑扬高下，轻重疾徐，莫不有道。如造父之御、由基之射，如僚之丸，如秋之奕，如张旭之草书，心能会而手不能强，目能睹而口不能道。呜呼！此乃所谓巧也。得其道，则足以为文，不得其道，则不足以为文也。左丘明之《传》，司马之《史记》，韩苏之文，当其为文也，运之以笔墨，驰之以思虑，穷之以昼夜，凡所以求得其道者，亦甚烦且劳矣。既为之，而不能以其道语人也。其意若曰：吾如是以为之，此文之道也。天下后世，其有读之而能知吾意之所至者乎？其有读之而卤莽灭裂而未能知吾意之所至者乎？吾亦俟乎知者而已矣。今夫天下之读其文者众矣，其不善读者，拾其词句，摭其事实，以为足以尽乎其文。夫惟好学深思之士，为能反复寻绎，而得其所以为文之道，然后古人之能见焉。古人之能，不在

^①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38册，第65-66页。

其为之之易，而在其为之之难。难者，求得其道之故也。工之制器也，其方圆平直之一定而不易者，因其法而用之，此不足为难也。取材而度之，睨目而视之，毫厘分寸之间，踌躇而不敢决。呜呼！何其难也。夫为文者，其中必有所甚难，而人见之乃以为平且易。

予以之论凡为文之属皆然。予年十五，学为古文，十六学为诗，至今数年，虽一无所成就，然尝观于古人，而窃知其道之难。是故不敢轻有所为。康熙六年正月，常州毘陵驿有海烈妇死节一事，予谓此足以风世励俗，而又思大显其事，使通达于世俗者，莫善于传奇，于是有《此丈夫》之作。其始为之，若以为填词宾白，按谱而作，冲口而出，无难也。及入乎其中，乃知其道之难，无异乎向者诗与古文之道。作而止，止而思，思而复作者，日数十次，阅半年而后成。若此者，人以为是传奇也，而予以为是文也。

文则有道，求得其道，则有所甚难。凡为文之属皆然也。古者，由诗三百篇而降则有乐府，由乐府而降则有词，由词而降则有曲。文之有传奇也，诗道之流，乐府之遗，亦即古文一端也。世之传奇之传者，亦不少矣。其最著而又最正者，莫如《琵琶记》。在作者固自以为能矣，亦皆天下之所共以为能者也。予向者亦以为能焉而已，顾未尝为之，则不知其所以为之之道，今则有以实见其能矣。彼东嘉者，其能虽不及左丘明、司马迁、韩愈、苏轼，然而有其相及者，为文之道是也。其所为文，虽不同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韩苏之文，然而有其相同者，为文之道是也。若予者，岂以为遂能得其道邪？虽然，激于烈妇之诚，一往而不已，则不觉其道之偶有得焉。自曲折往复、细微纤悉之间，以及事理情势、生成变化之际，莫不本其自然，组织之，陶铸之，使归于至当，而其阳施阴设，前瞻后顾，追摹想象，以极其致。死者之精神，生人之面目，皆若有以刻露于楮墨之外。视夫古之作者，工力才气，即不敢匹敌，抑以为仿佛其一二，则有之矣。此其道，予固不能以语人，而人必其知吾意之至乎此哉？呜呼！予因之有所感也。

自念予年十五六知为文以来，外牵于制举之业，试有司辄摈之，以为不能。退而欲自肆力于古文辞，则又束手退避，知其难而不敢从事。乃特以雕虫篆刻一日之末技，欣欣自为能，亦可愧矣。然安知不因此而得所为诗古文之道，能为左丘明、司马、韩、苏之文。幸逢际会，趋走庙朝侍御仆隶之列，天下有大忠至孝，巨功明德，如烈妇之可传诸世者，予得操笔以从，竭精毕智，播之声诗，编之书策，垂不朽盛事，则予之文，其或有进矣乎？且予今固不得志于时之所为也。

康熙九年八月二日徐不乡后人书于三影堂。

6.《海烈妇传奇跋》

《海烈妇传奇》钞本二卷，昔先师韩古香先生得之嘉定沈君蔚庵者，至上年始请戈顺卿先生校勘付梓。杨君师葛又为余将烈妇祠中碑传联额，及志乘所载海烈妇、张烈女传，汇录一卷。方欲寄余，而余适从扬州归里，

道过毘陵，访杨君及吴君伯葵，同谒烈妇祠墓。吴君即新其墙垣，清其墓界，于是往来者始一望而知此地为海烈妇之祠墓矣。

余思苏郡烈妇祠墓固亦不少，其未见文献者，莫得而知之，余知常之有海烈妇祠者，因沈君之传奇也。先师与吴君皆常州人，亦不知西门外有海烈妇祠，知之而即往展拜者，亦因此传奇也。烈妇祠前，地邻驿路，南北往来者靡不由之，往时行人罕知龙嘴上临河三楹为海烈妇祠，祠右丰碑之下即海烈妇墓，今一望而皆知之者，亦因有此传奇也。文字之存亡有关系者，盖如此。

不特此也。昆腔优人尽出于吴郡，而演剧酒馆，城内外共有十馀处，四时搬演故事，除忌辰外无虚日。又我郡为众商云集之所，各业会馆庆节整规演剧者，亦相续不断。昔时主人尚多命演《琵琶》、《荆钗》诸本，以之教孝教义，何善如之。无如近来主人好淫艳之出，相习成风，莫可禁止。少年子弟因之败坏者，不可胜数，而点戏者方欣欣然自鸣得意，此目下之最可痛哭流涕而长叹息者也。风俗既为淫戏所坏，当即以贞烈戏剧救正之。设有同志，以此《烈妇传奇》，命优人被之管弦，当场演出，吾知必有悄然以悲，肃然以敬者，于感发善心，惩创逸志之道，庶有合焉。此则区区付梓之本愿也。

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四日胥江蒋文勋谨跋。

按，蒋文勋（约1804—1860），号梦庵，又号胥江，吴县（今属江苏苏州）人。琴家。少服贾，壮乃发愤读书，熟《左氏传》、韩愈、欧阳修文。后废书学琴。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辑录《二香琴谱》，著《琴学粹言》。其师韩桂（约1771—1833），字古香，武进人。清嘉庆间著名琴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